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四部

《中国艳史》

中国艳史

明代宫闱史

第二部

（民国）许啸天 著

第四十一回

柳掩春台皇后见废 香飘月府天子还都

却说可伦侍候上皇，伯颜经哈喇告诉他，当时伯颜也很赞成。现在见可伦赤体被绑，很觉摸不着头脑，正在呆呆地发怔，忽听得帐外喊声大震，也先领着猛将赛坡、塔迷列并一千名兵士在帐外团团围住，大叫伯颜出来答话。

小校飞报入帐中，伯颜听了，提刀上马，见也先立马在门旗下，指天划地地痛骂。伯颜也领三四十个小校在帐前摆开，大踏步抢上前去，高声说道：“大兄深夜带兵来此做甚？”也先喝道：“谁有你这个兄弟，俺几次叫人来砍那瘟皇帝的脑袋，你为什么偏要和俺作对？如今俺的卫士亚木儿哪里去了？快好好地送出来，免伤往日的和气。否则俺便指挥人马杀进你的帐去，那时休怪俺无情了。”伯颜见说，冷笑道：“咱当作什么大事，要这样大动干戈，原来只为了一个卫卒，却值得这般小题大做，那么咱们保护明朝的皇帝，不是要天也翻转来吗？”也先正恨伯颜保护上皇，这时见他直认不讳，不禁越发大怒道：“你敢是真替瘟皇帝保驾吗？”伯颜笑道：“那是你委给咱的，怎敢不尽心竭力呢？”也先气得咆哮如雷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俺今天和你势不两立，大家就拼一下吧！”说着挥刀似泰山压顶般望着伯颜的头上劈来，伯颜叫声好家伙，也舞起大砍刀相迎。

兄弟两个一来一往，一马一步，战有五六十个回合。乜先坐在马上和伯颜交手，觉得十分吃力，便大喝一声，奋力一刀挥来，伯颜急忙闪过，乜先已借个空儿，翻身下马就兵士手里换了一把鬼头刀，飞步来斗伯颜。两人又战有二十回合，仍不分胜败。乜先部下的将领塔米列，看看乜先战伯颜不下，忍不住舞动点钢枪也来助战。伯颜力敌两将倒还不放在心上，谁知那边的赛坡，竟指挥军士齐上，把伯颜围在垓心。这里哈铭和袁彬也立在帐前观看，见伯颜被困，袁彬因臂伤不能出阵，只有哈铭一个人不敢远离上皇，眼睁睁地瞧着伯颜四面受敌却无人去救他。伯颜力战乜先和塔米列已累得浑身是汗，怎经得兵丁齐上，叫他怎样抵挡得住。

正在危急万分，忽然东南角上喊声又起，乜先的人马都中箭落骑，只见一队生力军奋勇杀进阵来，为首一员大将，仗着一口三尖两刃刀，杀人如砍瓜切菜一样，塔米列大吼一声，舍了伯颜来奔那员大将，步马交手只一合，那大将手起刃落，把塔米列砍翻在地，一骑马直驰到中央，伯颜看得清楚，正是自己的儿子小伯颜。这时伯颜的精神陡振，奋勇杀败乜先，父子两人东冲西突，如入无人之境，看得个哈铭和袁彬立在帐前哈哈大笑，原来伯颜和乜先斗口的当儿，哈喇看出乜先的来意不善，慌忙从后帐溜回家里，立即唤起她儿子小伯颜，令他领着五百名健卒，先去救应，自己率领着伯颜的部将，押着大队在后徐进。

伯颜的父子两人把乜先的人马大杀一阵，乜先大败。猛将赛坡保着乜先走脱。伯颜大胜一阵，当即鸣金收兵。哈铭、袁彬忙来接他父子进帐，才得坐定，又听得帐外人喊马嘶，笳声乱鸣，伯颜惊道：“乜先那厮又来了吗？”只见小校来报，却是伯颜夫人亲统大兵到了，伯颜才得放心。不一刻，哈喇同了

部将纪灵、马斯、布勒、邓靛等进见伯颜，各人慰问了几句，上皇也从后帐出来，再三地向伯颜道谢。伯颜又命将亚木儿带出去，可伦经伯颜夫人讨情，当即付给哈喇带去。这时帐篷里黑压压地站满了人，除了伯颜夫妻和小伯颜外，有四个部将哈铭、袁彬、吴童官、王真并侍候上皇的六个番女都起来看热闹。

伯颜定了喘息，对四个部将说道：“也先虽然败去，他一定心里不甘，明天必来报仇，烦列位小心拒敌，莫被他占了便宜去。”四将领命便行礼退出。伯颜笑着向上皇道：“陛下勿忧，也先的兵力大半在俺的地方，现既和他翻脸，就始终坚持到底，料他也做不出什么大事来的。”上皇点头微笑，又赞着伯颜父子的英武。伯颜正色道：“俺不是自己说大话，在十四的那年，俺父王做着瓦剌部酋、要选一个武艺高强的人，拜他为大都督，但要举得起殿前的一座石塔，也先那厮只能托起离地三尺，俺偏举了石塔在殿前走了一转，部落中著名的勇士也看了咋舌。今已人老珠黄，壮年的事只好算过去罢了。”说罢仰天大笑。哈铭等也赞叹一会。

天色已渐渐破晓，营中呜呜地张早餐号了。伯颜吩咐侍兵严守帐外，自己和上皇暂入后帐休息。那也先被伯颜战败，匆匆收兵检点人马，三停中折了两停，一千名只剩得三百多个。也先愈想愈气，便和赛坡商议道：“伯颜竟和俺反脸了，但俺的兵权却完全在他手里，那可没有办法了。”赛坡道：“这样说来，和他变脸是不值得的，不如替他议和，咱们就暗中取事，不是比较开战好得多吗？”也先想了半晌，觉得也只有这条路，于是命参军乌利，向伯颜去议和，伯颜是个直性的人，究竟是自己手足，当下设了一席酒筵，和也先释去前嫌重归旧好不题。

再说景帝登位，封德配汪氏为皇后，旧有的两个妃子，一

个封桓妃，一个封纪妃。那个妃子是盐城人，她的父亲纪正言，从前在宣宗时做过一任武职，后来和他儿子纪雄因出征塞外阵亡军中。景帝为郕王的时候，听闻纪正言的女儿珊珊艳名甚盛，便下聘做了妃子。论到桓妃和纪妃，两人里算纪妃最美。郕王未娶汪后之前，纪妃已经入门了。等到汪后娶来坐了正妃的位置，纪妃就此压倒下来，凡纪妃平日的权柄渐渐被汪后夺去，纪妃心上如何肯甘，因而两下里不睦，暗斗异常地剧烈。郕王登极，汪氏又做了皇后，纪妃只封得一个妃子，纪妃越发觉得不高兴了，私下便遍布党羽，要和汪后捣蛋。妃子同皇后两下里几次闹翻过，经景帝从中调解，算不曾闹出事来。

这时景帝又纳了个琼妃，圣眷很是隆重。那琼妃是冀州人，姓杭氏，芳名唤作蕙蕤，年纪还只有十六岁，出落得花容月貌，如洛水神仙。景帝爱她不过，便正式册立为琼妃，又替她盖造起一座紫云宫来。这座宫殿建筑得极其讲究，什么草木花卉，楼台亭阁，真是五光十色，应有尽有。别的不去说它，单建那座紫云八角亭，足花去了几十万的国帑，亭的四周都拿水晶嵌缀起来，把五色的宝石最大的珍珠去镶嵌在壁里，全用白石砌阶，翡翠嵌出各种花彩，人若走入亭花中，珠光宝气耀目欲眩，晚上燃起灯来，霞光灿烂，十步内休想瞧得清亭中的人物。亭边又有一个温泉，下直通宝带泉，泉水微带温热，将泉水洗浴可以祛病延年。无论是厉害的疮疥毒症，一入这泉里洗过两三次，疮疥立刻消去，尤其是没有疤痕。

琼妃自小就有洁癖，天暑天寒，终得洗个澡。景帝为的琼妃要洗澡，特地建亭凿池，那池底通着宝带，当时工程也可想而知了。如今那宝带泉的遗迹，还在北京笔架山的平壤中，俗名唤作汤泉，泉水含有硫质，所以热度很高，清朝时亦为禁地。泉的四周围着白石雕栏，旁有浴室，建筑很是精致。至民国温

泉开放任人洗浴，那泉水的确能治皮肤症。因硫磺质有杀虫的功效，疥疮等溃烂都是微生虫巢在人体的毛孔上才弄成腐溃起来。倘把虫杀灭也自然痊愈了。这是闲话不提。

再说那紫云亭既这般精美，琼妃竟为澡堂一样，亭的左侧置有一个白玉的宝座，琼妃从温泉里洗罢起身，由宫女扶上紫云亭的宝座上，琼妃便伸手躺腿地睡着。宫女们拿轻软白绫，替她周身揩拭，又所高丽进贡来的海绒上下擦遍了，打开一匹碧罗，给她轻轻地披在身上，那海绒的佳处，能收干水气，可以使肌肉温柔。加上琼妃的雪也似的一身玉肤，经那海绒摩擦，愈觉得细白腻滑了。景帝到了高兴时，就来坐在温泉的石墩上，叫宫女张着华盖，看那琼妃洗澡。

待她洗好，宫女们扶持她上紫云亭，景帝也跟着她到了亭中，四周的水晶光回映出来，变成了五六个琼妃的倩影。她那玉肤给晶光一耀，益显出她肌肤洁白柔嫩了。景帝瞧到了情不自禁起来，便挥去侍候的宫女，和琼妃在亭上玩一会儿。至天寒时，温泉上可以张起暖篷，一点风也不透的。紫云亭里四周有百叶螺旋门装着，预备冬天遮蔽风雪。亭底本是掏空的，可通亭外的暖房。暖房里面，烧着几十盆燃炭，把一杆铜管去置在紫去亭的四壁，那一缕温热从铜管中送到亭内，坐在亭中的人，好似二三月里的天气，虽大雪纷飞也不觉得寒冷了。琼妃坐的那个白玉宝座，又是天生的温暖，冬暖夏冷，盛暑的时候坐上去，汗下如雨的人立刻两腋风生，凉爽无匹。严寒的时候，坐在玉座上面，薄衣能够御寒，有这几种好处，琼妃爱得什么似的。紫云亭上，琼妃一个人之外，只有景帝能去游玩，其余的无论是什么人，休想上得亭去，简直连正眼也不敢觑一觑。

纪妃见景帝宠任琼妃，乘势也来凑趣，把个琼妃奉承得万

分的喜欢。琼妃见纪妃对于自己总是低头顺气，当她是好人，常常在景帝面前替纪妃说些好话，景帝听了琼妃的枕上言语，把纪妃也就另眼相看，一个月里总召幸她一两次。纪妃愈要讨琼妃的好，遇到景帝临幸时假意推让着，景帝很赞她贤淑，琼妃闻知，自然越真信纪妃是真情对己了。独有那桓妃却瞧不出风头，为了一句话触怒了琼妃。不到三天，景帝的谕旨下来，贬桓妃入了景寒宫。

这景寒宫是宣宗时的莲房，因多年没有修葺，弄得荒草满径，走进进去很是凄凉。桓妃虽是不愿意，但圣旨岂可违忤，只得硬着头皮去居住。你想偌大一座景寒宫，前前后后两个管门的内监，桓妃的两个老宫女之外，再找不出第五个伺候的人来。黄昏人静，飞萤入帐，阶下虫声唧唧，风吹落叶萧萧，一种寂寞孤凄的景象，真令人悲从中来。何况桓妃又是个失宠的贵妃，昔日繁华，转眼犹如尘梦。悲咽抑郁，渐渐地染成了一病，竟死在景寒宫中了。景帝听得桓妃死了，回忆前情，命依贵妃礼安葬。那两个侍奉的老宫女晦气，做了桓妃的殉葬品，一丘荒冢旁，替她多了两个女伴，想桓妃死的孤魂倒不至于寂寞的了。

自桓妃贬死，六宫的嫔妃谁不心惊胆战，人人有朝不保暮的概况。琼妃也恃着宠幸，愈发施弄威权，宫女等稍有违逆，即令下杖，可怜一般红粉娇娃，枉死的也正不知多少。那琼妃毫不在意，而且逐渐霸到汪皇后的头上去，汪皇后的为人也是个狡谲诈伪的能手，只准她去制服别人，岂肯她被人制呢？起初琼妃进宫，尚按着礼节到朔望去朝皇后，后来圣宠日隆，琼妃便夜郎自大，竟不把汪后放在眼里了。汪后是何等乖觉，她觑知琼妃获宠，势焰方张，自己不便去捋虎须。所以琼妃胆也越肆，不但朔望不朝，并佳节元旦也不去向汪后行礼了。汪后却打定主意，只把人犯我，我不犯人做前提，自己顾自己，

她做她的贵妃，我为我的皇后，倒也相安无事。

谁知那不守本分的纪妃，是愁太平巴有事的一类人物。她心里和汪后不睦，自知势力薄弱，就暗下来撺掇琼妃，设法弄倒汪后。琼妃其时欲心渐炽，满心想坐那中宫的位置，恨那汪后没甚坏处捉着，不好在景帝面前进言。现见纪妃和自己一路，当她是唯一的帮手。于是两人日夜密议，要把汪后推翻，琼妃便掌正印，纪妃做嫔之长。她们自己支配好了，便贿通了总监廖恒、司衣监项吉，叫他们觑见皇后的间隙，得着了消息即来报知琼妃。琼妃便召纪妃商议，四个人在那里暗算着汪后，汪后连做梦也想不到的。

一天事有凑巧，正值汪后的幼弟云生随着彤史内监何富，进宫翱游各处。仍明宫的规例，外戚不奉宣召是不准进宫的。从前太祖的时候，国舅吴桢曾杀过一回宫眷，太祖恨极了，在祖训里面载着：“凡是外戚，须皇帝有谕旨方许进宫，如系皇后的懿旨，也须有皇帝御宝为证，不然作引奸入宫论。”云生因认识何富，欲进宫去探望他的姊姊，却又碍着规例。经何富替他设法，好在云生是个未冠的童子，就命他装成宫女的模样跟随何富进宫。汪后接着云生，姊弟相见，自然十分亲热，讲了些闲话，云生要求往各宫游览，汪后仍令何富导引，太监和宫女同行原是常有的事，但云生究属改扮的，形色上到底有些两样，恰恰被司衣监项吉遇见，瞧出了云生的形迹，便问何富：“这宫人是哪一宫的？”

何富心虚，被他一口就问住，呐呐地答不出话来，项吉越是疑心，忙去报知总监廖恒，廖恒立即派了内监两名，把何富和云生扣留起来，一面差内监去飞报琼妃，琼妃借此奏陈景帝，谓汪后私引男子进宫，加上些不好听的话，说得景帝果然大怒，命提云生、何富亲自勘鞫，云生供是汪后的幼弟，改装宫女是

实。何富也承认引导是奉汪后的懿旨，把一场祸事却推在汪后一个人的身上。景帝见云生是外戚，有心要宽宥他，偏是琼妃在旁怂恿，景帝又复怒气勃勃，随即下谕，云生遣戍，何富腰折，琼妃竟代景帝在云生的名下判了一个斩字，可怜云生一条小性命，就此保不住了。

第二天早朝，大约又是琼妃的鬼戏，景帝突然提出废黜汪后的事来，廷臣如于谦、王直、杨善、李实等，纷纷交章谏阻，景帝格于众议，也只得暂时搁起。及至到了明年的春二月里，正百花齐放，万紫千红的时候，琼妃居然生下一个太子来了。景帝这一喜非同小可，朝中连日大张庆筵，景帝亲祀宗庙，赐名见济。琼妃自生太子后，威权愈大，圣眷也益隆，景帝便下旨废去汪后，立琼妃杭氏为皇后，虽有群臣苦谏，景帝只是不听。

兵部尚书于谦侍景帝夜宴，突然垂泪，景帝诧异道：“卿有什么心事吗？”于谦顿首奏道：“汪皇后未有失德之处，今陛下无故废立，愚臣蒙圣恩位列六卿，将来史笔直书，必置愚臣等不能规君于正，转导君于恶，后世恐被唾骂，以是很觉自愧，不禁垂泪，幸陛下恕。”景帝听了于谦的讽谏，沉吟半晌，毅然决然地道：“朕意早决了，卿且勿多言。”于是实行把汪后废去，正式册立杭氏(琼妃)不提。

再说上皇英宗在伯颜的营中，那也先常派人行刺，终不曾得手，也是上皇命不该绝，一半是伯颜保护得周密，令奸人计不得逞。上皇以哈铭是蒙人，命他致意伯颜的夫人哈喇，劝伯颜早送上皇还国。哈喇就拿话激伯颜道：“也先虽与你和好，但他却对左右说：‘伯颜敢送上皇回都，俺必不使他成功。’”伯颜听了大怒道：“也先料我不敢，咱偏要这样做，自明天起，咱便亲送上皇回国去。”是年八月，伯颜即大张筵宴给上

皇饯别，哈铭、袁彬、吴童官、王真等都欢欣鼓舞。伯颜又亲与上皇把盏，令那六名番女出来，歌舞侑酒。上皇见回国有日，也开怀畅饮。

酒阑席散，伯颜就点起五千名健卒，着邓靛、布靳为先锋，小伯颜居中锋，伯颜自己督队，上皇的车驾列在中间，一路上旌旗招展，戈戟森严，直向居庸关进发。有一天，经过苏武庙，将至黑松林地方，天色已晚了下来，伯颜传令，人马暂时扎营。这天的晚上，伯颜又和上皇痛饮，并拔剑起舞，亲唱骊歌一曲，伯颜歌来，声韵凄怆，上皇也不由地下泪，酒罢安寝。

一宿无话。明日破晓，伯颜令军士造饭已毕，拔队齐起，正行之间，忽听得弓弦响处，飏的一箭飞来，恰巧中伯颜的咽喉。伯颜翻身落马，兵士就此鸟乱起来。上皇大惊，待要跳下车来逃命，只见哈铭骤马至驾前，喘息着道：“贼兵来追，咱们快往野狐岭躲避吧！”说毕挽了上皇的车驾飞奔上岭。不知是哪路人马追来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

骏马游街徐梦兰吐气 紫微入室李太岁扬威

却说哈铭和小校拖着上皇的车驾避入野狐岭。不到一会，袁彬、王真、吴童官等也陆续上来，大家登岭遥望，但见旗帜蔽天，人马汹涌，正是乜先的军马。上皇惊得面如土色，回顾哈铭道：“现在伯颜已死，乜先又来，这却如何抵御？”哈铭未曾回答，早见小伯颜领着布靳、邓靛两将飞马杀出，大叫：“乜先还俺的爸爸来！”乜先挺刀骂道：“乳臭小子，你老子一世英雄，尚死在俺手里，似你这般小孩子莫来送死，快回去安守本分，俺念手足情饶你的狗命……”乜先话还未毕，小伯颜的马快，转眼已跑到乜先面前，恶狠狠地一刀劈去，乜先忙挥刀架住，小伯颜用力过猛，乜先的虎口几乎震开，身体坐在马上乱晃，赛坡在旁也仗刀来迎。这里布靳、邓靛两将并上，五个人五骑马风车般地团团打战。小伯颜的一口三尖两刃刀更使得神出鬼没，看他一手把刀舞得水泄不透，左手却潜去腰里抽出一枝竹节钢鞭来，扬鞭只是一下，打得那赛坡大喊一声，弃了刀伏鞍败走。

布靳不舍，紧紧地追去，看看赶上，不提防赛坡暗暗抽箭在手，就鞍上取下雕弓拈手搭箭，觑得亲切，向布靳一箭射来，布靳只当他受伤甚重，不曾提防他放冷箭，待矢到眼前要想闪躲已是不及，哎呀的一声中箭落马。赛坡见了大喜，便兜转马

头，跳下坐骑，拔刀来取布靳的首级。正俯身下去，猛见布靳从地上直跃起来，随手一刀刺入赛坡的前胸，刀锋直透后心，布靳才翻身栽倒。原来布靳中的是毒药箭，为塞外交战品中唯一的利器。这箭如着在人身上，立时见血封喉的。不知布靳怎么会死而再起刺中赛坡，赛坡忍痛割下布靳的头颅，自己也忍不住扑地倒下。

也先前见赛坡中了小伯颜一鞭，也无心恋战，便策马落荒而逃，邓靛加鞭欲赶，小伯颜道：“布靳还不见回来，俺们就穷寇莫追吧！”邓靛真个不追，只把也先的余众大杀一阵，其它都说愿降。小伯颜和邓靛收了人马，却失了布靳，慌得小伯颜要亲自去寻，邓靛再三地阻拦。忽听小校来报，布靳与一敌将，并死在草坡下，那首级还在敌将手里。有追去的马弁，把布靳中箭落骑刺杀敌将的话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小伯颜顿足大哭道：“布靳是俺父亲部下四杰之一，今初次领兵就折丧了一个，叫俺有甚面目对得住诸将，俺不如也随布将军去吧！”说毕拔剑自刎，吓得邓靛忙扳住宝剑道：“为将难免阵上亡，布将军战死是替国宣劳，又不是小爵爷害他的。王爷新丧，小爵王要再有长短，是令王爷成了一场空，那更觉对不起祖宗了。”

小伯颜听说，慨然说道：“俺没邓将军提醒，几乎误了大事。”当下便令小校把敌将的尸首拖过来，小伯颜亲自动手，先一剑砍下赛坡的头颅，又挖出心肝五脏，设了香案。小伯颜奉着布靳的灵位，叩首致祭。祭罢放声大哭，将士都为下泪。一面又命备了上等棺木，依汉族的礼节葬殓。诸将见小伯颜待人仁厚，个个心上感激，此后每逢到了出兵，人人争先冲锋，奋不顾身地去效死。那都是小伯颜善于用人，和老伯颜可算是父子，所以终成大事。

那时小伯颜见各事料理妥当，领了邓靛往谒上皇，哭拜在地，将老伯颜被弑先暗算，并布斡阵亡，杀败弑先的话细细奏陈，上皇安慰小伯颜道：“你父为朕尽力，尤见忠诚，朕得安然还都，必定重重地酬谢。”小伯颜听了转悲为喜，忙叩谢了上皇，即传令护驾起行。这时太监喜宁从弑先军中逃回，上皇想起他的前恨，假意以好言抚慰，令先赍书入报景帝和胡太后，书中暗记着喜宁的罪恶。喜宁到了京师，捧书入朝，景帝读了上皇的手牍，入白胡太后，即下谕朝林院侍读商辂，太常寺卿许遂荣，侍郎高穀、御史王文、大学士高颜等赴居庸关迎驾。一面又将太监喜宁磔死市曹，喜宁自谓赍书有功，大叫无罪，监斩官马雄叱道：“没有你怂恿弑先，上皇早就归国了，还说无罪吗？”喜宁才低首受戮。

光阴如箭，不日上皇的车驾到京，仪仗护卫因景帝不许辅张，故此很是简单。其时景帝闻报，亲自出城十里相迎。上皇忙下车，见了景帝握手流泪，景帝心里自觉惭愧，不由地也垂下泪来。其余胡太后以下，钱皇后、慧妃、璫妃、瑞妃、钱、马两贵人以及文武大臣等，无不伏地痛哭。上皇也挥泪安慰。景帝便推让帝位，上皇哪里肯答应，只令众大臣起去，自己奉了胡太后，领了钱皇后、慧妃、贵人等等竟回南宫居住。

这所南宫，本在东华门外，还是从前建文帝时的行宫。上皇既已归国，便大赦天下，又亲下谕旨，封小伯颜为瓦剌部都督。当日随同去塞北的蒙人侍卫哈铭，擢为殿前都指挥。袁彬断去一臂，晋爵武进侯，吴童官和内史王真均加伯爵。又命特开恩科，征取人材。是年正逢大考，各地会试的举子纷纷进京，因为这科场上面就弄出事来，酿成上皇和景帝大家起了猜忌之嫌，以是发生出来夺门复辟的怪剧，那是后话不提。

再说浙江的定海县中，有个秀才叫徐梦兰，平日为人很不

安分，专好教唆讼事，他就于中取利。定海一县的人没有哪个不晓得徐梦兰的，人家怕他的一枝笔头厉害，绰号称他为徐老虎。梦兰也自恃才学，越发舞文弄墨，凡新任的知县到来，须先去拜望梦兰才得相安无事。但梦兰如有什么讼事来署中委托，不论是非，至少要给他占着三分面子，倘若得罪了梦兰时，他便想出促狭法儿来，使得知县为难。再不然寻些疑案子出来，弄到你连官也做不成了。那徐梦兰在定海县里独霸一方，渐渐把他的名儿传扬开去，一班做官的也知道了，有到定海做知县的，将拜望徐梦兰的事看得和圣庙拈香一样地重要，深怕获罪这位徐老虎，那官就做不安稳了，不得不向他低头三尺。

浙江的巡抚杨朝荣素闻徐梦兰的才名，尝遣人致聘他为幕宾，梦兰拒绝道：“我要做官时，皇帝来请我才去，若论做幕宾，我却嫌杨巡抚的官职还小，他署中恐容我不下呢！”使者把徐梦兰的话据直回复了杨抚台，气得个杨朝荣须儿根竖起，拍案大怒道：“俺当徐梦兰是个才子，所以不惜降尊前去邀请，那里晓得是一个狂生，俺要他来署中，竟学刘四骂座吗？”这时有和徐梦兰不睦的胥吏，或是吃过梦兰苦头的致任官僚，乘间在杨抚台面前讲徐梦兰的坏话，说他包揽诉讼，唆人斗殴，盗卖公产，迫良为娼等种种劣迹一齐搬出来。杨抚台听了，越觉忿怒，恨不得把徐梦兰逮捕到省，当场痛责他一番以出诽谤自己的恶气。

事有凑巧，恰有个济宁人叫俞印的，号叫五刚，奉宪谕分发定海。俞五刚做知县，这次已第七任了，为人干练明察，善于断狱，官声也极好，本应早升知州，奈他生性刚愎，不肯奉承上司，做了二十多年的官仍然这样调来调去，依旧是个县尹。这一番往宰定海，还是布政使袁尚保举他的。杨抚台知他做官清廉，等俞五刚到署中谢委的时候，便把徐梦兰的事嘱咐他，

叫他获得徐梦兰的赃证后切勿留情，只管按律惩办。

俞五刚辞出抚署，即日起身到任，他进县署的第一天，胥吏私下照知俞五刚，命他循着前任的规例先去拜会徐梦兰。俞五刚不听犹可，一闻得徐梦兰三字，不禁勃然大怒道：“俺官职虽卑却是受朝廷之命，只知安民治案，不知什么的缙绅。况这徐梦兰是一种破书党的余孽，俺身为父母官倒去拜望一个秀才不成。”胥吏等见五刚言语倔强，知道他不曾尝着徐梦兰的辣手，未必肯心愿尽服。又是事不干己的，何必同本官争执，于是大家冷笑退去。俞五刚见了这样的情形，料想胥吏们都和徐梦兰通声气的，候着他一个错处，须先打他一个下马威。五刚似这般打算，徐梦兰那里已有差役前去报知。梦兰坐在家中，专等俞五刚来拜会他。谁知一天不到，第二天又不来，三天过去了，还是影踪没有。那时定海县中，徐老虎是打出天下的，新知县到任须要先谒徐梦兰的，现在一个姓俞的知县竟不去睬他，那些好事的人当面讥笑徐梦兰，说他逢着对头，绰号徐老虎，可碰着打虎的来了。梦兰听了他们的含讥带讽，心里如何不气，就拿俞五刚恨得牙痒痒地，说他看轻自己，早晚要叫他尝尝徐老虎的滋味。

徐梦兰有个堂房嫂子马氏，是个青年寡妇，幸而生了个遗腹子，马氏便矢志柏舟，尽愿守节抚孤，把十只指头去做针线生活换了钱来养那个孤儿。时城内富户王常，新近断弦想娶一个继室，拣来拣去不合意。一天的清晨，王常出城催租，遇见了徐梦兰的堂嫂马氏，不觉惊为天人。一打听是个少年嫠妇，心里不胜高兴。后来又得知是徐梦兰的嫂子，吓得王常摇头吐舌，连话不敢请教。

乡村里那种虔婆生涯的人倒也很多，听说王常看上了马氏，大家垂涎王常有财，忙来和王常道：“员外如真个看得对

的，不怕徐老虎凶，只要有银子，什么事做不到？”王常说，心里又活动起来，嘱那虔婆慢慢地图机会。那虔婆也是个有名的悍刁妇人，胆又是大，竟连夜去见徐梦兰，直接同他商量。梦兰要的是钱，便索价一千两，少一钱就不愿意做这勾当。虔婆回复王常，居然依了梦兰的话，梦兰看在钱的面子上，硬自出头遣嫁堂嫂马氏。族中人素畏着梦兰无赖，谁敢到虎头上来搔痒。不料马氏得知了消息，大哭大跳地抵死不从。徐梦兰没法，暗下去告知王常，令他带几十个健仆把马氏劫进城去。那马氏坐在一乘小轿里面，手攀着轿杠一路只喊着“救命”，正值那俞五刚的轿子出来，喝叫停住轿儿，令把小轿里的妇人和抬轿的一干人统传到了轿子面前。先问马氏：“为什么叫救命？”马氏乘间将堂叔徐梦兰逼嫁寡嫂的情形，带哭带诉地说了一遍。俞五刚听了，也不多说，但命衙役把马氏和十几个健仆一并带入署中。

王常眼巴巴地望那新妇到来，忽见家人来报，新妇大喊救命，被知县带到衙门里去了。王常本是个胆小的人，闻说要吃官司，先吓得屁滚尿流，忙去求徐梦兰设法，梦兰似毫不在意地说道：“这件事若闹起来，罪名是俺一个人的，俺且在家里等候他，看那俞五刚拿什么样的手段出来。”正在这样的说着，早见两个差役跑来。大家都认识的，那差役对徐梦兰说道：“徐相公闲着吗？本县的太爷要请你说话，烦你劳一会驾吧！”梦兰笑道：“俞五刚请俺，可有柬帖吗？”差役不敢取出朱签来，推说忙迫不曾备的。徐梦兰仗着平日的横势，谅俞五刚决不敢难为他的，以是昂然进城，同了那差役来见五刚。五刚方在坐堂，听说徐梦兰传到，立刻命带上堂来。

梦兰上堂也不行礼，便问：“请俺来做什么？”话犹未绝，俞五刚把惊堂一拍喝道：“你身为秀才，不知闭门读书，却学